



咱们结婚吧
一桩罗曼史

【美】厄普代克 著
郑 瑶 译

咱们结婚吧

——一桩罗曼史

作者：〔美国〕厄普代克

译者：郑 瑶

责任编辑：姜 方

装帧设计：少 羽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220千字 10.5印张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570-056-7/I·23

定价：3.75 元

目 录

- 一、温葡萄酒····· (1)
- 二、等待····· (12)
- 三、鲁思的反应····· (81)
- 四、理查德的反应····· (222)
- 五、怀俄明····· (319)

一、温葡萄酒

这片海滨浴场位于康涅狄格州人烟稠密的海岸，很少有人知道它——一条狭窄的柏油路通到这里，路上有莫名其妙的叉路、弯曲的路段和转弯处，不过这条路还算不错。多数不清楚的转弯处都设有裂缝的箭头木牌，上面写着长长的印第安名称，指示通向海滨浴场的道路，有些牌子倒在了草地上。我们这对情侣第一次决定在此约会——那正是一个不合季节的田园诗般的三月天。杰里走错了路，迟到了半小时。

今天萨利又比他早到。他耽搁了：买了一瓶葡萄酒，然后想找一个螺旋拔塞器，但未找到。她的深灰色的“萨布”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最远的一个角落。杰里悄悄把自己的带折篷的老式“默库里”汽车驶近它，指望萨利坐在里面手把方向盘等着他，并且在收听无线电广播，他的车里恰好能听到雪·查尔斯在演唱《天生不幸的人》：

常常，常常梦想，
带给我的只有忧伤……

在这歌声伴随下，她在他面前出现会更加活泼迷人——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向她打招呼，并且请她到他的汽车里一起收听：“嘿，你好！快到这边来——听这盘盖了帽儿的磁带！”他跟他讲话如同调皮小伙子和姑娘闲扯，惯于象牛犊哼叫似的夹杂一些嬉皮士黑话。如果同她约会时能听到收音机里的歌曲，这歌曲对他来说就具有一番新的意义。他很想

同她一起听歌曲，但他们难得坐一部汽车来，随着那个春天里一周一周地更替，这些歌曲好似五月的金龟子，也渐渐在空中消失了。

她的“萨布”是空的，附近没有萨利，也许她在沙丘上。这片海滨浴场的地形不同寻常：被大海冲刷的平坦的弧形沙滩，在有黄金斑痕的乱石之间足足延伸半海里；沙丘从最近的一堆岩石开始向上伸展——枯萎的草地和弯曲的小路把上百块沙地彼此分开，如同大自然建造的巨大旅馆的一些房间。这个突峰和坑洼王国容易让人迷路。萨利和杰里一次都没找到——他们上次到过的那个理想的地方。

杰里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愿停下来脱掉拖鞋和短袜，他一直沿着陡峭的沙丘快速向上爬，气喘吁吁，这是那么美妙——仿佛少年时代又重来，恢复了对生活的渴望。自从他们之间开始了罗曼史，他经常奔忙，跑来跑去，在以前无需节省时间的地方省出时间来——他变成了追赶时钟指针的竞技运动员。总想在这儿那儿挤出一两个小时，过一下未曾有过的尚不知晓的第二种生活。他戒了烟，不想让他的亲吻带着烟草味道。

他跑到沙丘的顶端，不禁一惊——到处都没有萨利。根本没有人。在宽阔的停车场上除他们的两辆汽车之外，只能看到十来部汽车。可是再过一个月这里将人满为患：用木板盖的快餐厅、酒吧和更衣室的房子会恢复生机，活跃起来，里面挤满皮肤晒得黝黑的人们，呆板的音乐隆隆作响，沙丘上酷热难忍，让人呆不下去。如今沙丘还保留着冬天留下的大自然原来的面貌，人们尚未涉足。她向他呼喊的声音在凉爽的空中向他飞来，如鸟叫一般：“杰里吗？”这是一个问

话，既然她看见他了，就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他。“杰里吗？嘿？”

他转过脸，发现她站在一个沙丘上，高耸在他的上面——身穿黄色游泳衣，她一面走一面往下瞧，怕赤脚踩在硬草上。她长着浅色头发，身材匀称，满面雀斑，她好象是这片沙地隐藏起来的一位羞怯的少女。看样子，她的双肩和胸部是烫热的，背弯处是凉的。大概她躺下晒太阳了。她那宽颧骨尖下巴的脸蛋透着红润，“嘿！你来了，我该多么高兴？！”她轻轻喘着气，激动的声音萦绕不绝，每句话都是提问式的，“我在这沙丘上等你，一群半裸的野孩子在周围跑来跑去，我该多么害怕啊？！”

杰里马上丢掉嬉皮士的语言，好象极力躲开无法言传的、令人难堪的东西似的，非常有礼貌地说：“我勇敢的小可怜。我让你冒多大的风险。原谅我迟到了。听我说，我去买葡萄酒，后来我又打算买个螺旋拔塞器，可是那些货真价实的白痴，傲气冲天的乡村小铺的家伙——只有诺曼·洛克维勒^①才画他们——想把手摇钻当螺旋拔塞器卖给我。”

“手摇钻吗？”

“是啊，这东西就象带柄的卡扳子，不过没有扳子。”

“看上去，你一点也不觉得热。”

“你晒过日光浴了，在那儿？”

“这儿，上边吗？！”

杰里跟随她上去之前，坐下来脱了拖鞋和袜子。他穿的是城里人穿的衣服——夹克衫，打领带，还带着装了一瓶葡

^①诺曼·洛克维勒(1894-1978)，美国画家，插图画家，以画儿童画著称。

葡萄酒的纸口袋，好象一位携带礼品回家的避暑客。萨利在一个坑洼里把自己的红黄格毛毯铺开，这里没有别人逗留的痕迹，只有她一个人的。杰里四下张望寻找那些小孩，在沙丘上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了他们——他们象海鸥似的保持高度警惕，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对年轻人。而他并不躲避，勇敢地瞪了他们一阵，又低声对萨利说：“他们完全是小崽子，好象并不碍事。也许，你想到离沙丘再远的地方去？”

他感觉到，她在他的肩旁点头，好象表示，只有她能够特别迅速而急剧地摇着头说：“是，是，是，是”。他发现，当萨利不在附近的时候，他时常模仿她的这种习惯。他拎起她的毯子、她的网袋和她的书（莫拉维亚的小说），他们沿着邻近一个沙丘的斜坡并肩向上走去。他想搀扶她、搂着她的裸体，又转过身去，打量那些孩子是否看见了。他们这种缠绵的姿态，使那些小孩子们害臊，喊叫着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象往常一样，杰里和萨利在沙丘上徘徊很久——在多刺的杨梅树丛中间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下走，再沿平坦的斜坡往上爬，累得直发笑。他们在寻找那个理想的地点——就是他们有一次来过的地方。但象往常一样没能找到。最后，他们在随便碰上的一个有清洁沙子的浅沟里把毛毯铺开，他们认为这个地方非常合适。

杰里在她面前摆开姿势，跳起脱衣舞。脱掉夹克、领带、衬衫、裤子。

“哦，”她说，“你已经穿了游泳裤。”

“我穿着它呆了整整一个讨厌的早晨，”他说，“每次觉得橡皮带勒肚子，就想：‘我去见萨利。她一下子就会看

见我穿着游泳裤。’”

他尽情地让自己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吸收空气，同时四下里眺望：他们藏得让别人看不见，自己却能看见下边的停车场和紧紧夹在海岸和长岛中间的一条平静的海湾，还有闪闪发光的浪花急匆匆冲向岸边，撞在带条痕的岩石上被击得粉碎。

“嗨？！”萨利在毛毯那边说，“你想穿着自己的游泳裤拜访我吗？！”

“是的，是的。”在露天里，在阳光下，彼此都感受到皮肤、整个身体的碰触。杰里松弛的眼皮下面被太阳晒出了红圈圈。萨利的腰部和肩膀烫热，嘴也渐渐融化了。他们并不着急——这也许是最有力的证明：他们，杰里和萨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是天造的一对。他们主要的不是追求狂乱的冲动，而且相互得到抚慰。她的秀发一绺一绺地垂在他的脸上。他心里充满宁静感，感受到他们已经达到久已盼望的极点，他仿佛进入了梦境。

“真不可思议。”他说，又扬起脸，让自己再吸收一些阳光：眼皮里面全都是红色的了。

她开始说话，把嘴唇伸到他的脖子下面，这儿有沙子留下的阴凉的淡淡的痕迹。尽管萨利把沙粒咬得咯吱作响，他还是觉得有沙子。

“这是值得的——这是最令人惊奇的，”她说，“值得等待，排除障碍，说谎，奔走；这个时候来到了，你要明白，一切都是值得的。”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越来越轻。

他试着睁开眼，除了一个比月亮稍小一点的完美、刺目的圆环之外，什么也没看见。

“你没想到我们会带来痛苦吗？”他问道，又紧闭眼皮，把跳动的紫色波影蒙住。

她纹丝不动的身子动了一下，好象他放出了化学药物似的。紧贴着他双腿的大腿抬了起来。

“嗨？！”她说：“葡萄酒怎么样了？它会晒热的。”她从他怀里爬出，坐起来，把头发从脸前向后甩去，眨眨眼睛，吐出唇边的沙粒，说道：“我带来了纸杯子，我相信你想不起带它。”自己这种微不足道的先见之明，使得她那润湿的双唇露出了微笑。

“说真的，我也没有螺旋拔塞器。夫人，我压根儿不知道我有什么。”

“你有你自己。这比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多。”

“不，不，你有我。”他焦躁不安，忙乱起来，跪着爬到他放东西的地方，从纸袋里取出一瓶酒。葡萄酒是粉红色的：“现在要选个地方把它敲开。”

“那边有块岩石。”

“你想什么呢？要是这讨厌玩意儿毁在我手里呢？”突如其来的缺乏信心又勾起他说黑话的习惯。

“你小心点。”她说。

他把瓶颈在一块突出的水痕斑斑的赭色岩石上敲打——但无济于事。再敲，稍微使点劲——玻璃咯吧一响，声音相当大，他觉得脸红了。“嘿，老朋友，”他自言自语，“敲断你的脖子。”

他晃了晃瓶子——在他听到碎玻璃发出的声响之前，只见一些小碎片闪闪发光；他的惊异的目光穿过露着尖齿的瓶口，投向装在很深的小筒里的晃晃盈盈的葡萄酒的海洋。她

跪着向他爬过来，大叫一声：“哦！”也被突然露出的葡萄酒——敲坏的瓶中血污般的景象弄得有些吃惊。她又说：

“看样子是好酒。”

“杯子在哪里？”

“让杯子见鬼去吧。”她从他的手里夺过瓶子，熟练地对准锯齿状的瓶口，昂起头便喝。他觉得危险，一时屏住了气。她放下瓶子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一点也没有被划伤，“不错，”她说：“真没想到，它没有纸包装的味道。纯正的葡萄酒。”

“可惜是热的。”他说。

“不对，”她说，“喝温葡萄酒舒服。”

“显然是根据‘了胜于无’的原理。”

“我是说‘舒服’，杰里。为什么你总不相信我？”

“听我说。我只做相信你的事。”他拿起瓶子，象她一样喝起来。当他昂头的时候，红色的太阳和红色的葡萄酒混在一起了。

她大声嚷道：“你要划破鼻子！”

他放下酒瓶，眯起眼睛，朝萨利看了看说：“可以喝得摇摇晃晃的。”

他笑了笑说：“瞧把你灌的。”她摸摸他的鼻梁，又把自己白手指上的红血点让他瞧了瞧，“现在，”她说，如果在通常情况下见到你，我总要指出你鼻子上划的这条道子，只有我才知道这是怎么划的。”

他们回到毛毯上，开始用杯子喝酒。后来又相互喝对方嘴里的酒。过了一段时间，他羞涩地问她：“还想吗？”

“是吗？！很想，很想吗？！总是想吗？！”又是她这

种经常换成问话的腔调。

“周围没有人，在这儿别人看不见咱们。”

他跪在萨利的脚前，突然想起鞋铺的店员——世上有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只是跪在别人面前，在他们的脚边忙活。他非常惊讶，即使这样，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在童年时代，这件事令他难堪。

虽然萨利已经结婚十年，而且在杰里之前有过几个情人，但在欢爱时她仍表现出妙不可言的朴实、单纯和活泼。杰里和自己妻子在一起时，往往有一种颇费周折的感觉。和萨利在一起，却经常感到一种极为可贵的令人惊异的天真无邪。她那长满雀斑、向后昂起、令人销魂的脸蛋，太阳晒得上唇渗出的汗珠，唇边露出前面一排闪光的牙齿，这仿佛是放在他脸下几十厘米处的一面镜子——稍稍出汗的镜子，而不是另一个人的面孔。他问自己这是谁，后来蓦地想起：

“这就是萨利！”他闭上眼，极力使呼吸同她轻微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合拍。当她的呼吸变得平缓时，他说：“在露天里可真好，对吗？”

他在自己肩膀上感觉出她在点头，仿佛是用颤抖的翅膀触动。

“现在放开我吗？”她说。

他还躺在她身边，很想抽支烟。一切都是这么美好——这极端的充实，这感激之情，这寥廓的天空，这大海的气息。他为了又想回到自己那种肮脏的，充满烟草味的的生活里而感到羞愧，便把剩下的葡萄酒倒进杯子里，将那空酒瓶的瓶颈朝上，象竖立纪念碑似地插进沙子里。

她俯视没有人的停车场，忽然问道：“杰里；没有你，我怎么生活呢？”

“就象我没有你一样。不过咱们俩的大部分时间还没有度过呢。”

“别谈这些。别让咱们这一天扫兴。”

“好吧，”他拿起她读的小说，问道：“你知道这家伙写的东西有什么用？”

“知道，可是你不知道。”

“不怎么知道。我想说，不是因为这一切不真实，而是……”他把书晃了晃，扔在一旁，“难道应当对人们说这些吗？”

“我看他是个好作家。”

“你以为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对吧？你以为莫拉维亚是好人，你以为温葡萄酒是好的，你以为欢爱也是好的。”

她迅速瞥他一眼，“你不同意吗？”

“为什么不呢？——完全同意。”

“不，不对，你有时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是这么单纯。我实际上是单纯的。完全象……”她难以找到比喻，因为她看一切事物总是只看它们本身，“象这个打破的瓶子。我心里没有秘密。”

“这么漂亮的瓶子。你瞧那玻璃碎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瓶子仿佛是夸实浴场用的小轧辊，圆圆的，圆圆的。”杰里又想抽烟——于是打了个手势。

“嗨？”她说，每当他们之间似乎要冷淡的时候，她通常都这样说。

“嗨。”他严肃地回答。

“嗨。”她照他的腔调重复一遍。

“亲爱的，你为什么终于嫁给了他？”

于是她讲给他听，她抱着双膝，呷着葡萄酒，讲得比任何时候都详细——那么亲切、温柔、毫不介意地讲述自己的婚姻故事，二十世纪的典型故事，而他笑着，亲吻她的赤裸的弯下的腰部。“我继续学骑马，于是又流产了。当时他把送到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那里，这个该死的分析学家，杰里，你大概喜欢他：他很象你，那么讲道德，他对我说——我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可是我总是尽力照男人们的劝告去做，这是我的弱点——他对我说：‘这次您要生孩子。’好吧，我就生了。我自己也糊涂了，我甚至想，这孩子是不是分析学家的。不过，当然不是他的。这是理查德的孩子。那么后来——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似乎应当养活，而且还要让头一个长大成人。但并不是经常都能如愿以偿。”

“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孩子？”他问道，“那天夜里鲁思告诉我以前，我并不了解这个。你知道，她深信生孩子应当是自然的事。咳，她生乔安娜时非常痛苦，她决心再生两个孩子，据说是为了磨练技能。”

他想逗萨利发笑，她真的大笑起来。在这阵欢快的银铃般的笑声中，他们掩盖了各自内心的惆怅的隐私。她的隐私比他的要多。他们之间这种不均等颇使杰里感到忧伤，当沙丘的阴影在他们小小的凹地里变长的时候，他吻了吻她的手腕，又想让他们命运均衡一下，于是便坦率地说：“我和鲁思结婚是走了最糟糕的一步。确实，比起为金钱结婚还要糟糕。我和她结婚是因为我知道她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她就

是这样的人。上帝啊，我多么后悔。我多么后悔啊，萨利。”

“不要悲伤，我爱你。”

“我知道，知道，我也爱你。可是我怎能不悲伤呢？咱们怎么办？”

“不知道，”她说，“也许，还能再稍微拖一拖吧？”

“要知道，什么事情都不会原地不动，”他指着天上，紧紧盯住太阳，好象要让自己的两眼发花似的，“这讨厌的太阳也不会原地不动。”

“别故弄玄虚啦，”她说。

他们跪着爬来爬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头脑里都转动着回家一定要说的不堪一击的谎言。当萨利弯着身子整理他们那么一点简单的物品时，她的淡色的秀发垂下来——在沙子似的黄色阳光照耀下，她显得那么沉静，那么温柔，他使足了劲亲吻她，这一天最后的一次。他们所有的亲吻好象都是最后的。她懒洋洋地跪下，把全身贴在他身上，双手搂着他。她的肩膀散发出温馨的气味——他的双唇在她的皮肤上开始轻轻地滑动。

“小姐儿，我不能，我还没有完。”他说，而她不断点头，使得他们的身子一起晃动起来，我知道，我知道。

“嗨？杰里？在你肩膀后面我看见了海峡，那里有一只小帆船，远处有一座小城，波涛拍击着岩礁，阳光灿烂，是那么美吗？！不，不要转过脸来。相信我吧。”

二、等 待

“再见。”

“别对我说这话，杰里。请不要说。”萨利的一只胳膊因长时间拿听筒而觉得酸痛，现在肩膀的肌肉开始哆嗦了。她用肩膀和耳朵夹住耳机，这样便腾出手来给彼得系背带的扣子——最近两三个月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只是还不会系扣子，她由于感情的分散也没有想到夸奖他几句。可怜的孩子，他等待母亲结束谈话，已经站了整整十分钟——他一面等一面听，带着犹豫不决的微笑等待着，观察着，他发现她走了，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戒备的神情。痛哭向喉咙涌来，好像要呕吐，她咬紧牙关，极力不让对方在电话里听出。

“嗨！不要这样。”杰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声音传自远处，很微弱，“我只离开两天。”

“别这么说，去见你的鬼吧。我不在乎你在那边想什么，可是不能说这话，”我要发疯——她想，我是疯子，他会恨我的。一想到她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他之后，他可能憎恨她，萨利非常气愤，“如果你只有能力嘲笑我，也许，咱们只好还是真的分手。”

“哦，上帝啊。我根本不敢嘲笑你。我爱你。我不能同你在一起，安慰你，这简直让我受不了。”

彼得拽拽她，让她给他系上另一个背带扣子，她闻出他嘴里有水果糖味道。

“你在哪里拿的水果糖？”她问，“不能一大早就吃甜东西。”

杰里问道：

“谁在你身边？”

“没有谁，只有彼得。”

“博比给我的，”彼得说，恐惧开始爬到他那在犹豫不决的微笑中拉长了的小脸蛋上。

“去找博比，就说我要和他讲话。去呀，小宝贝。去找博比，告诉他。妈妈马上就打完电话啦。”

“可怜的彼得。”她耳边传来杰里的声音，“别让他去。”

他怎么能这样说？是他剥夺了她跟孩子们打交道的任何乐趣。不过，他这么说却使她完全孤立了，也无限地扩展了她的爱：他不愿把自己限制在她所想象的情人的框子里。过份的善良有时逼他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她泪流满面，不说话，免得让他听见她的唏嘘声。她真的觉得腹部和肩膀酸痛。上帝啊，他是故意这样做吧？

“嗨？喂？”

“喂，”她回答。

“你挺好吧？”

“嗯。”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到郊区俱乐部去，带孩子去海滨，或读读莫拉维亚……”

“我现在读加缪。”

“你真是个聪明女人。”

“你不会误了飞机吧？”

“带彼得去海滨，和孩子们玩玩，躺下晒晒太阳，要和理查德处好关系……。”

“不可能。我不可能跟理查德处好关系。由于你，现在他对我来说已不再存在了。”

“我不想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杰里作为情夫犯了一个错误，严重的错误：他的言谈举止好象是她的丈夫。可是她至今没有真正的丈夫。现在萨利一面观察杰里，一面开始考虑：她和一个曾希望永远只当她情夫的人已经结婚十年，还保持着情夫们必定会打破的距离。理查德一直批评她，分析她的行为。她年轻时，这使她感到快慰，现在则显得下流。不在床上时，他也总想把她剥得精光，揭露她行为的两面性和一些隐秘的动机。而杰里却试图给她穿衣服，有时抛给她几块可怜的宽慰和劝解的面纱。在他看来，她是一个凄惨的被剥得精光的女人。

“听我说，”他说，“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和我去华盛顿。但是这不可能。上一次咱们干的那事儿侥幸没有被发现。现在理查德多少知道了一点。鲁思也知道。”

“她真知道吗？”

“凭她的感觉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知道。不过在这方面你不用担心。反正第二次也不会那么美妙。我不能总缠着你，我一个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觉。空调器啾啾地叫。”

“就是说，你也不会缠着鲁思。”

“不到这种地步。”